烟台民意通热线 6601234

随笔苑

夹河春秋锁澜亭

蔡华先

一

这个秋天，天空仿佛被捅了个窟窿，空中的云彩似乎忘了季节，飘落的雨滴也好像记错了地方，虽已是深秋少雨的季节，但连绵的秋雨却连续下了十几天。那雨时急时缓，直让人恍若有烟雨江南的感觉；那雨连绵不停，直让那大河有水小河满，似乎让人置身江南水乡。

周末，因为听说上游门楼水库开闸放水，想必夹河一定是一派汪洋恣意的情景，惯常的散步也就延长到夹河岸边，一步步沿着堤岸来到了锁澜亭。

此时，锁澜亭外观景台的防护栏旁，聚集了不少行人，或指指点点，或举着手机拍照。他们指指点点的方向，正是夹河那宽阔的河道，一条橡胶水坝横亘东西。橡胶水坝已经落坝泄水，原本静谧透彻的河水，变得略微浑浊；原本静静流淌的河水，此时也是奔流直下，泛着微波，不时还旋着几个水涡，顺着橡胶坝飞流而下，激起一片水花。

观景台左右两边有高高的台阶，顺着台阶而下，是用巨大的石块铺成的甬路，甬路的一边是坚固的堤坝，一边是青石台阶延伸到河道里。虽然上游在提闸放水，但河水也只比平时高出两三个台阶，距最高的台阶尚有七八厘米的距离。甬路的远处，有几个老太太，正在忙着洗衣，不时挥舞着棒槌敲打着衣服。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拿着一个纱网，在水里晃来晃去像是在捞什么。我走近一看，正听见小男孩抱怨：我怎么一只虾也没捞到？男孩儿的爷爷也拿着一个大纱网，在水里贴近岸边的地方顺流摆动一下再逆流摆动一下，提起纱网，翻扣在旁边的一个小桶里：你看，我每次都能捞到几只虾。我往桶里瞅了一下，果然桶里已经有很多小虾，只是个头不大。

顺着台阶拾级而上，再次回到观景台，扭头一看，恰恰看到锁澜亭向东面对夹河的一面，亭子上面画的是盛开的牡丹，一只鸟儿在花丛里，正在笑看夹河。

我心中默念：锁澜亭，锁澜亭，你果然锁住了千年百年的波澜。

二

对于烟台来说，对于福山来说，夹河就是母亲河。夹河有内夹河、外夹河之分，其中内夹河，又名清洋河，起源于栖霞，在福山城区与外夹河汇合，迤逦而去，奔腾入海。

自古以来，凡濒河而居者，无不享河之利，也无不受河之害。福山的历史，就是与河相依与水相伴，相争相斗的历史，就是一部既要享水之利，又要去水之害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努力与山水和谐共处的历史。

翻开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清洋河和大沽夹河既是哺育福山的母亲河，同时也是经常给人们带来灾难的“害河”。它们洪灾频发，令福山人谈之色变。从有史记载的1516年开始，到门楼水库修建前的1956年的400多年间，夹河发过40多次大水。尤其是内、外夹河的洪水一旦相互叠加，百姓称之为“两河见了面”，其对下游沿岸的危害更大。因此，夹河沿岸有这样一句民谣：“庄稼种旱怕水涝，庄稼种晚随水漂，一旦两河见了面，死逼关东路一条。”

据《福山县志》记载：明万历四十一年七月七日，异风暴作，大雨如注，经三昼夜，庐舍倾圮，老树皆拔，禾稼一空，河水泛滥；崇祯元年秋，大水，“两河见面”，福山城区一片汪洋。清康熙五十八年秋，大水泛滥之城下，男女骇奔，死者甚众；清乾隆六十年八月初旬，大沽、清洋两河水涨，居人奔避数日。

即便近几十年来，福山人民也一直饱受洪水肆虐的痛苦。

1953年9月3日至7日，大雨连绵，外夹河上游河堤决口。两岸遭受严重水灾，凡过水的玉米及地瓜、花生大部分腐烂；1955年7月两天降雨191毫米，大小河流洪水满溢，内外夹河决口35处。1956年，因雨水过频，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内、外夹河洪水泛滥，下游“两河见面”，城里、城东及城北一片汪洋。

那个时候，提起清洋河、提起夹河，人们莫不为之伤感。那个时候，夹河的历史，就是一部沿河人民的灾难史、苦难史。

所以，自古以来，人们莫不重视治河。福山的历史，夹河的历史，也就是一部福山人民坚持不懈、锲而不舍地同水患灾害作斗争的历史。

三

据史料记载，自秦始皇在此置腄县始，人们就开始治理清洋河水患。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治理清洋河水患灾害，人们重点放在下游地势偏低、河床吃水浅、易于受害、损失严重的城区段。地方志中，对此不乏记载。当时对于夹河水患的治理，人们多采用两种方法，一是修筑加固堤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二是沿河堤种植柳树。

千百年来，面对肆虐的洪水，民众不断地修筑加固堤坝，而滔滔的洪水则不断冲毁堤坝，引发决口。为了保护堤坝，人们又在不断琢磨护堤之法。

明嘉靖时期，治河名臣刘天和总结黄河治理经验始创“植柳六法”（卧柳、低柳、编柳、深柳、漫柳、高柳）以固护堤岸。明代治水名臣潘季驯在《河防一览》书中说：“护堤之法，无如栽柳为最。而栽柳六法，无如卧柳为佳。盖取其枝从根起，扶苏茂密，足抵狂澜也。”

于是，修堤之后再种柳，便成了一种当时最好的方法。

明代天顺(1457–1465)年间，“重修内夹河城东堤坝，两岸栽柳数千株”。

清朝光绪七年《增修登州府志》卷三《风景志》载“长堤新柳”条时注云：又城东南有堤为明知县段坚筑，后千户王钰植柳数千株，号王公堤，一名南堤。又明知县郭玉筑东岸，插柳于上，俗呼为杨柳岸。康熙版《福山县志》卷《山川志》载：清阳河，在县东十余步……堤在城东南，自青龙山经城东面北至邑厉坛，竟三里，高一丈二尺，阔一丈，知县段坚所筑。千户王钰栽柳树千株于堤外，于是城垣居田赖以安固，人号王公堤。

夹河岸边就这样栽种上了柳树，后来也就有了福山八景之一的“长堤新柳”，文人墨客亦在此留下了诸多的名诗佳句。邑人郭维庆有诗云：“柳色青青莺乱啼，酒垆茶社板桥西。一舟带缆横春草，双鹭冲波到浅溪。撒网渔人迎细雨，驱牛牧竖踏深泥。韶华已具随流水，又趁斜阳坐古堤。”谢乃实《长堤新柳》诗云：“城边春晓绕芳丛，万柳堤中一路通。笼岸已惊溪尽绿，隔条忽讶杏偏红。波光摇荡轻鸥鸣，树影参差夕照中。队队黄鹂歌不尽，似将谢雪咏东风。”

清代对河堤的修筑则是把土堤改为石堤。清雍正十二年（1734），当时的福山知县程大模倡民修筑清洋河南关石堤，“南至曾家庄，北至南关，改土堤为石堤”。《福山县志稿》中有《程大模传》：程大模，湖广孝感县副贡，雍正十一年莅县任。南堤为前令段坚所筑，保障城垣。嗣后渐致残损。大模督筑灌灰砌石，坚固异常。东堤亦同时倡筑，居民田园庐舍赖以保全。士民勒碣曰程公堤。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7月，清洋河水涨溢，群众震恐，知县何乐善捐俸和倡民捐资重修南关石堤。

乾隆二十七年(1762)，再次“大修南关堤坝”。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治河修坝，成为历代福山知县的德政工程。

但河堤依旧是屡毁屡修，屡修屡毁，水患还是会时时发生。

四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1年至1957年，政府对河堤又进行了5次大修。在修筑芝阳山–青龙山段大桥的时候，加高、加固桥头两端堤坝，使河堤与大桥配套；拓展堤坝长度，由城区段向北延伸至永福园；强化堤坝质量，对易损毁段重修加固，增强堤坝厚度……但这些依旧没能从根本上把水患治住。

1958年11月，一项浩大的水利工程——门楼水库工程开始动工兴建。兴建水库的目的，就是为了彻底根除水旱灾害，实现千百年来“大雨不成灾，无雨保丰收”的梦想。这是一场数万民工参加的大会战，这是一场几乎是白手起家的大会战。在那个年代，物质条件很差，兴建水库可谓一无技术、二无资金，财力人力跟不上，困难非常大。

除了施工中的困难，民工的生活条件也是极其艰苦的。至今，村里还有很多老人不时回忆当时修水库时的情景。一是住宿条件差，时值冬天，民工们晚上就睡在用草席打起的四面透风的工棚里，下雪天草棚里到处是雪。二是生活条件差，民工每天每人的生活费仅有3角钱，吃菜主要是萝卜和大白菜，民工每天自带1斤粮食，国家补助1斤，其中细粮只有10%，有时仅能照顾病号吃细粮，余者大部分吃地瓜干。如此艰苦的条件，却没有影响干部群众高涨的干劲。1960年5月10日，门楼水库大坝胜利合龙蓄水，1960年秋枢纽工程基本竣工。

一库碧水利千秋。门楼水库兴建后，夹河下游水患终于得到了根本治理，夹河逐步由害河变为益水，两岸的人民真正安居乐业，夹河才真正成为烟台的母亲河。

五

如今，夹河沿岸不仅成为一道生态屏障，更是一道著名的景观长廊。在福山区这片灵秀之地，夹河恰似一条灵动的碧绸，蜿蜒穿梭其间，有柳岸清溪，有绿水缠绕，四季景致，如梦幻诗篇般绮丽，各呈千秋。沿岸风光，似多彩画卷般绚烂，各具风姿，美到如你所愿，一幅“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美丽画卷铺陈在福山大地上。一条夹河，让如今的福山，既有人间烟火，又充满了诗意浪漫。

古时候，人们曾在夹河岸边建起一座镇水庙，那是洪水肆虐时的虔诚期盼与无可奈何。如今，夹河岸边，绿树掩映之中，一座锁澜亭稳稳矗立着。

其实，锁住夹河千年百年的波澜，不是这座亭子，而是福山人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锁澜亭，那是一个时代精神的无言丰碑，那是千百年驯服夹河梦想实现的见证，那是河清水晏的气定神闲。它带着夹河遥远的记忆，从时光深处姗姗走来，诉说着夹河过往的春秋，畅想着一座城的未来，满怀着美好的憧憬随时代潮流波澜不惊，稳稳向前。

诗歌港

筑梦

邓兆文

三角架被风一吹
也有倒的时候
芦苇孱弱，不到秋天
心不会死
星河忽明忽暗，月亮
缺了又圆
二百年前的铁怎会
想到，有朝一日
会巡天
历史是用竹帛和纸
写的，却是用梦筑的
人身上有206块骨头
只有脊梁骨
才能挺起腰杆

雨云·水(外二首)

郁蔚

无论春夏秋冬
雨云在天空中密布
季风一吹
就会落下清澈的水
雪绒花也是水
而且是美丽的水

歌词·歌

歌词是深切抒情的诗
歌给她插上五彩的双翅
她会在湛蓝中飞翔

书籍·文字

书籍厚薄不一
但都是智慧思维的积累
每一个文字
是书籍中最小最有营养的硬核
她在每一行中闪耀发光